



我的一段杂工生活

□ 孙平

我家从来没有正襟危坐的说教,一贯默默工作的父母似乎在用以身作则的方式放手让我自立,至多在我面前经常唠叨“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名言,以致我对走出校门后的工作有了些许的迫不及待。1976年那会,还没有考大学一说,高中毕业后,面对的就是“到工农兵中去”,即做工、务农、当兵,简单粗暴得让人只有唯命是从。不过,从走出校门到职场,还有一段短暂的空白期,社会上便送我一个好听的群称叫“待业青年”。这段时间是相对自由的,我的同学中直接娶妻生子的有之,拜师学门手艺的有之,回生产队侍弄一亩三分地的亦有之,宅家什么都不干的更是大有人在,反正前途未卜嘛!而我呢,就像一只待飞的雏鸟,站在巢穴边缘对外界充满未知和新奇,嚷嚷着到处找临时工做,自主服帖于这般庸常的生活。

其实那年月,找零活、打零工,挣得几个零钱补贴家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家庭社会现象。譬如:买芦材回来打芦席、织窝篋,或编芦材帘子,卖给粮库等需求的地方;到处捡破砖烂瓦,用榔头敲成规格大小一致的碎石子堆在门外路边,等候有人拖车来收购;将纸箱厂冲压出的半成品硬纸板运回来,一家老小七手八脚拼好隔板成品换加工费;自带厨刀为酱醋厂切滚刀块萝卜,结算点时工钱;到体育场,上千人集中为外贸工艺产品生产企业刮杠柳枝皮……为了生活,哪怕

是一角一分地攒——有时甚至是日以继夜地干。可我完全没有这个出发点,家境算得优渥,衣食本是无忧,毫无生活窘迫的概念,偏偏主动请缨要外去做杂工,实属是没苦找苦吃。

很快,酷暑时节,我经人介绍到了一家晶体管厂打工。我被直接安排到了质检室,工作是检测每一只下线产品的质量。不料,质检室不大,却挤满了师傅和徒弟,检测设备本不多,好不容易等了半天下线的待检产品只被两三人三下五除二就检测完了,其他人大把的时间坐在那儿闲聊拉呱,根本轮不到我。也许正是这种产出上下流程不配套,方造成工人如此的无所事事。其实这是那个时期集体企业人浮于事的怪象。这哪是打工?分明像是来避暑的。虽说一天八毛钱,可比学徒工资还高一点呢,拿得心里实在惴惴不安。如此这般的,我蹭空调、打瞌睡十来天,带着迷茫的感受离开了。

恰好兴建工业局大楼建筑工地需要小工,安排的劳作是把浇筑混凝土墙体后模板缝隙处的赘体凿去。于是,我便拿起了铁锤和钢钎,兴奋地做起了泥瓦工。当我登上楼顶坐在外墙壁上的一刹那,一种恐高的畏惧突袭全身,仿佛置身飘忽不定的云端,感到随时有将坠落的无助。年轻人好冲动这应该很正常,我就曾经激烈地向往参军到大熔炉去锻炼或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一个人当真面对现实的时候,豪迈

的勇气多会被骨感的现状所击穿。尽管哆嗦得厉害,但也没了退路,碍于面子的我是硬着头皮一锤一锤地凿下来的,这本身就就不是技术活,完全是自己与胆气的较量。一面墙下来我便成了熟练工,尤其是后期爬上三角梯带着风镜仰头鏖战楼层顶部赘体,又快又平整,一阵历练,直把“白面书生”形象涂抹得像名工人大哥了。

从建筑工地下来,又转场到了印刷厂,看到铸铅排字、调墨上辊、印刷装订,我好生羡慕,企望着想好好干一件技术活儿。然而事与愿违,我被叫到仓库去一令一令地扛纸、一五一十地数纸。这倒也罢了,更让我意外的是厂领导不知看中了我什么,在十多个临时工中竟然挑我从仓库调做门卫。在仓库时,几个伙伴在一起互相帮衬,干劲十足,已经很快建立了工友关系,而门卫不就是看大门的吗?后来才知道是其中一个门卫身体不好,急需一名身强体壮的顶夜班。领导看我沉稳又实诚,就一下子把我按在传达室,递上一串钥匙,让我每夜巡视好厂区、关好厂大门、守着电话睡觉。睡觉拿钱这等好事,在别人眼里或许是美差,而意气风发的我,先觉得受辱,继感到单调,后方知责任,因为门卫无小事。特别是经过了那个寒冬腊月甚或雪虐风饕的长夜,我在体验这份零工平庸到极点的同时,第一回意识到身在职场责任心的必须和重要——尽管是临时工。

杂工生活拉开了我迈向社会的序幕,成为一段把人的幼稚梦幻有机过渡到社会复杂现实的间奏。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过往一切都是为铺就未来埋下的伏笔。

记得那年冬天,父亲生病住院,母亲在医院照顾父亲,家里只有十一岁的我和年仅七岁弟弟,还有爷爷。条件好些的人家过大冬那天大都打点肉,红萝卜烧肉或斩个肉圆。爷爷没钱买肉,只能做点慈姑圆子给我们兄弟俩解解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慈姑圆子——慈姑做成肉坨子模样的圆子。

爷爷先将慈姑洗净,那长长尖尖的慈姑嘴子首先要去掉,那黄褐色的外皮也要削去,就用那块似玉微黄的慈姑肉。他用带木柄的铁刨子,就着面盆,一下一下地细细地刨。慈姑的浆汁是乳白色的,带着些黏稠的淀粉,从刨子的细孔里渗出来,那沙沙的声音,绵密而均匀,像冬腊月里窗外细细的雨声。我坐在锅膛门口烧着火,年幼的弟弟搬个小爬凳站在锅沿的旁边,看那双青筋微凸却依旧稳健的手,在刨子与面盆间往复着。

慈姑刨下来就变成了慈姑茸,拌上适量的面粉,加上几个鸡蛋和盐、味精。爷爷用手顺着方向缓缓地搅动、揉捏。他说,得让每一样东西的“性子”都合到一处去。最后,他抓起一把揉好的慈姑面团,在掌心间来回搓压,一个圆润饱满的圆子便成了形。它非正圆,微微有点扁,边缘甚至透着些毛糙的手工痕迹,但在在我看来,自有一种温厚朴实的模样。

慈姑圆子要等水滚开时才下,爷爷将搓好的圆子顺着锅沿轻轻滑下去,它们便沉在锅底,一声不响。须臾,待沸水重新将它们拥抱,它们便一个个你推我挤地慢吞吞地浮上水面来。这时

慈姑圆子

□ 王焕其

候,满厨房都是热气了。这蒸汽氤氲着,爬上南墙那片旧窗玻璃上,凝成一颗颗水珠,窗外冬日那铅灰色的、寂寥的天,便在这水汽里变得模糊而温暖了。

沸水中的慈姑圆子熟了,爷爷盛了两只,先让我们尝尝。那圆子入口是意想不到的软糯,带着一种极细腻的颗粒感,轻轻一喂便化了,一股鲜美的汁水混着慈姑特有的一点点轻度的微苦与回甘,瞬间充盈了整个口腔。那一点点苦是极妙的,它让满口的鲜与糯不至于腻味,反倒生出一种悠长的韵味来。爷爷坐在对面,慈爱地看着我们,不停地说着:两个乖乖,慢点吃,当心烫,过几天爷就搓绳卖钱,打肉给你们斩肉圆吃!说完眼眶里满是泪水……

成年后,我走过不少地方,吃过各式各样的丸子、圆子,潮汕的牛肉丸弹牙,江南的珍珠丸子精巧……在扬州的富春茶社和无锡南长街、苏州山塘街的老字号里,我也点过名叫慈姑圆子的小吃和菜品,它们做得更加精致,有时还用鸡汤做底,点缀着碧绿的菜心,可我再也找不回曾经的那个味道了。它们都比不上我记忆里爷爷做的那碗朴拙的、微微发灰的慈姑圆子。爷爷做的慈姑圆子里面有着家乡冬日泥土的气息,有灶膛里柴火的温度,更有他那沉默的却将全部温情都揉进面团里的耐心和爱意。

平凡角落里的草木光阴

□ 姚永珍

度过了被疫情围困的黯淡岁月。如今阳台上除了多肉家族,还有兰花、月季、绣球、朱顶红……不知不觉间品种竟增至四十余种,花盆也达八十余只。每一片叶子都像小小的绿舟,载着我的心驶向安宁之港;每一捧泥土都成了我指尖下的诗行,于无声处滋养着生命的萌动与丰盈。其中几盆“元老”,已陪我度过六载寒暑。那盆熊童子,初来如婴儿小拳头般大小,如今却伸展粗壮枝干,毛茸茸的肥厚叶片上,染上了岁月的赭红;小小的碧桃,刚来我家怯生生的,如今已是镇定自如的悬崖老桩,像位满腹经纶的老先生坐镇一角;更有淡雅清新的月季,花团锦簇的绣球,现在俨然就是修仙得道的仙女了……它们安然立在阳台角落,经冬复厉春,似已成了家中一位位静默的成员。如今凝望这些“元老”,它们不仅

是扎根于泥土的生命,更如灵魂的锚点,将我泊定于岁月深处。

养花当然需要花器,随着养花的升级,我开始挑剔起花盆来。塑料盆太轻薄,配不上兰花的优雅;粗陶盆又太重,压住了花朵的灵气。我跑遍了邮城大大小小多个花店,终于找到一个手作陶盆,土黄色的表面有着细微的裂纹,像是历经沧桑的老者脸上的皱纹。盆底没有上釉,能看见陶土本真的颜色,与蝴蝶兰的气质莫名契合。每个花盆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彩绘手工盆里种着娇艳的多肉,紫砂盆里养着清雅的文竹,粗陶盆中栽着挺拔的鹤望兰。为它们选花器,竟也成了我深陷其中的乐趣:古朴的粗陶,有山野气息;素雅的青瓷,则流淌着文人的清气;甚至废弃的茶壶、豁了口的瓦罐,也纷纷被我重新赋予使命。朋友笑我太讲究,我却觉得,花与盆就像人与衣,相得益彰才能显出各自的美。

花器无言,泥土默然,这平凡角落里的草木光阴,让我懂得了:纵使世界曾经被围困,人心也能在微小的生命里辟出无尽绿野。

自己、爱护家庭。这门婚事,免谈!”我继续劝老张:“你可不能用当年的老眼光看待今日的徒弟,他也在变,也在进步呀!”

正在这时,张小芳领着李志刚走进家门,来到我们面前,从包中取出两本精美的红本本给她爸爸看,并介绍说:“我和志刚刚参加地区安全生产表彰大会,都被评为‘安全生产标兵’,这是荣誉证书。”

老张接过女儿递上的两本荣誉证书,细看了许久,满意地笑了。

看着老张兴奋的样子,我提高嗓门问:“老伙计,你女儿这门婚事,现在你是摇头还是点头?”

老张笑着说:“女儿的婚事,做父亲的只能提个参考意见。既然他们相爱了,而且对方也不错,我当然点头。”

说谋成功,我起身告辞。可老张就是不让走,他要我陪两个孩子在家一起吃顿晚饭,还拿出一瓶西凤酒,要和我碰上两杯。

母亲从箱底翻出几块碎布时,我正蹲在门槛上数蚂蚁。那是些颜色各异的布头,蓝的像雨后的天空,红的似灶膛里的火,还有几块说不上名目的杂色,大约是旧衣裳上裁下来的边角料。她将布片在床上摊开,比划着,拼凑着,忽然抬头道:“给你缝个书包吧。”

那时节,我们村里的小学刚修好,青砖灰瓦的三间房,戳在旷野里,远看倒像座庙。报名那天,我看见许多孩子背着崭新的帆布书包,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我的目光便黏在那书包上,直到母亲拽我的衣角。

“家里哪有余钱买这个。”回家的路上,母亲踩着田埂说,田埂窄,她走得却稳,“我给你缝一个。”

缝书包的光景我记得清楚。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将母亲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她凑近灯光穿针,线头在嘴里抿了又抿,终究穿不进去。我过去帮她,她笑道:“小眼倒比老眼尖。”针线穿过布片的“咔嚓”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布片拼得并不齐整,针脚也歪歪扭扭,像田垄间蚯蚓爬过的痕迹。

书包做成了,母亲将它递给我,我接过来,发现上面补丁擦补丁,却意外的厚实。带子是用裤腰带改的,能调节长短。最上面那块红布,原是母亲嫁衣上的一角,如今成了书包的盖片,翻开来,里面缝着个小口袋——“装铅笔的。”母亲说。

我背着这书包去上学,路上遇见同村的二狗子。他盯着我的书包瞧了半天,忽然大笑:“花里胡哨的,像个要饭的!”他的帆布书包在胸前晃荡,上面的红字刺得我眼睛发疼。我没说话,把书包往怀里拢了拢。那里面装着新发的课本,油墨香混着碎布的陈旧气味,钻入鼻孔。

书包虽丑,却结实。下雨天,别人的课本淋湿了边角,我的因

碎布书包

□ 刘明

有那块红布盖着,半点水星不沾。小口袋里除了铅笔,后来还装过玻璃球、橡皮筋,从河边捡来的漂亮石子。有回我在口袋里摸到块硬糖,不知母亲何时放进去的。

冬天,教室里冷得像冰窖。我将手伸进书包里取暖,触到母亲缝进去的棉花絮,软软的,仿佛还能闻到阳光的味道。邻桌的女生手冻得通红,我把书包推过去一半,她犹豫着将手放进来,我们就这样沉默地熬过了一节自习课。

书包越来越重。除了课本,又添了练习簿、算盘、墨水瓶。带子勒在肩上,留下一道红印。母亲见了,在带子内侧缝了层棉布。我背着它在外边捡鸡粪、下河摸鱼,它跟着我沾过泥水,淋过暴雨,被树枝刮破过口子,又在母亲的针线下愈合如初。

小学毕业那天,我把书包洗干净,晾在院子里。风一吹,那些布片便轻轻摆动,像许多面小旗子。母亲走过来摸了摸,说:“还能用呢。”可我要去镇上读初中了,那里人人都有新书包。

初中开学前夜,母亲拿出个帆布包,是托人在县城买的,和当年二狗子的一模一样。我接过来,发现里面衬着熟悉的碎布——母亲把旧书包拆了,缝在新书包的内层——“这样就不怕磨破课本了。”她说。

许多年后,我在城里安了家。有次整理旧物,从柜底翻出了那个帆布书包。内衬的碎布已经泛黄,针脚却依然结实。我忽然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抵线头的模样,想起她粗糙的手指灵巧地穿梭于布料之间。那些碎布拼凑的何止是一个书包,更是一个农村妇人为孩子撑起的全部体面。

最初养花,始于2019年疫情骤然围困住我们的时候,天地陡然缩小成几间居室,人心也如同久闭的窗,日益积满沉闷的尘。困顿之际,我忽而想起家中那几个闲置的阳台,便请来一位做铝合金门窗的师傅,改造出东、南、北面三处能安放绿意的崭新空间。电焊机嗡嗡作响,铁花飞溅,如暗夜里的火星,在封闭的岁月里迸溅出一点明亮,竟也点燃了我内心埋藏已久的某种渴望。因为多肉植物好养活,就从多肉入手了,几日后,阳台栏杆便成了它们的新家。从此,莳花弄草的日子便开始了。初时,我笨拙地侍弄着这些柔嫩的生命,小心翼翼抚摸着叶片的脉络。那些肥厚的叶片像婴儿的手指,轻轻一碰就会微微颤动,却意外的顽强。我的窗台上渐渐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多肉,有像莲花的石莲花,有像兔子耳朵的兔耳耳,还有像串串珍珠的佛珠、弯弯紫色的紫玄月、一串串串子、紫霞仙子紫乐、妖娆多姿的粉女巫……它们安静地生长,不需要太多关注,却总能给我惊喜。

光阴如流水,花花草草陪伴家人

35年前,我在供电公司工会工作。钱路工区外线工李志刚和变电所值班工张小芳相爱近两年。一天,他俩走进工会找到我,要我为他们做个现成媒,到小芳父亲面前介绍他俩真心相爱二年、准备年底结婚,争取小芳父亲的许可。关心职工生活,是工会工作的本分,更何况职工的婚姻大事,我当即接受了委托。

小芳的父亲张开福,是和我同进电厂的老同事(那时还未成立公司)。一日下午,我走进老张家门,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和他说了正事。他耳朵有点背,我大声说:“你在领导线路工区时有个徒弟叫李志刚,还记得吗?他现在和你女儿爱上了,俩人感情很好,准备年底结婚,特地委托我前来做个现成媒,征求你同意。”老张听完,头摇个不停,连说不行不行。我问为什么,老张说:“李志刚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一次线路停电抢修作业,他不但戴着安全帽,还未实施个人保安接地措施,穿着背心登

现成媒

□ 丁长林

杆作业。他个人被撕掉两张违章票不算,还害得我领导的线路工区挂上了‘安全生产信不过’的黑牌。”我对老张说:“人不是一成不变的,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家。”老张说:“你不要小看一顶安全帽!大老刘不是因为没戴安全帽,从变压器构架上跌下来,后脑勺碰在一块石头上,送命的吗?有一次作业中,王小虎将一把12寸的扳手从10米高的杆上失落下来,正巧砸在我戴的安全帽上,要不是那顶安全帽,我早就没命了。”听了老张的一席话,我笑着说:“那是你命大。孩子的这门亲事,你究竟同意不同意?”老张严肃地对我说:“老朋友,不是我给你面子,安全生产关系到个人、家庭、单位、国家的利益,一个安全意识淡薄的人,根本谈不上爱护